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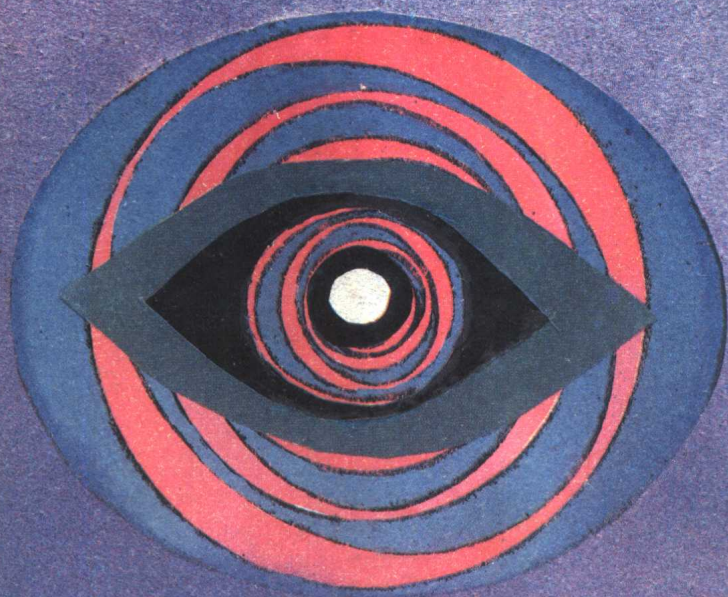
当代

中国

热点透视

● DANG DAI ZHONG GUO RE DIAN TOU SHI

● 吴海民 著



当代中国热点透视

——神秘的边境线

吴海民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1990年·北京

当代中国热点透视
——神秘的边境线

著者：吴海民

责编：王志平 郭雪波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人民交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 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 千字 219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250 册

ISBN 7-5048-1372-9/I·207

定价：4.10 元

作者简介

吴海民，1955年出生，1970年入伍，197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1980年任《空军报》社编辑，1988年转业任《新闻出版报》记者部副主任。除发表大量新闻作品外，还发表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杂文、诗歌多篇。出版有新闻作品及评论集《采写之道》、长篇报告文学《1989：中国扫黄之战》、《共和国发出最后通牒》。

目 录

- 神秘的边境线 (1)
——一个军事记者的秘密采访
- 89'中国扫黄风暴 (52)
- 中国的假记者大曝光 (113)
- 名片旋风 (143)
- 被告席上的新闻记者 (166)
——“告记者热”透视
- 1989: 中国反腐败 (179)
——两院《通告》发布的日日夜夜

神秘的边境线

——一个军事记者的秘密采访

神秘。神秘。神秘中笼罩着恐怖。恐怖中充斥着敌视。敌视中夹杂着谐谑。谐谑中昭示着和睦与开放……

这，就是漫漫边境线给予我的印象吗？

中国的边境线，蜿蜒绵长，单是陆上疆界就长达两万多公里，与十二个国家相邻。它在烟雨莽莽的热带丛林中穿行，在冰雪覆盖的沙漠戈壁延伸，在世界屋脊上爬过，在长白山麓蜿蜒……与它相连接的，有世界上疆域最大的国家，也有几乎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有我们亲近的国家，也有我们仇恨的国家。

它即使不是世界上最长的边境线，也是最复杂的边境线。

在这条边境线上，有舞动的鲜花，也有轰鸣的枪炮；有拥抱的身影，也有横陈的死尸。它是国与国之间最敏感的晴雨表。它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和睦与冲突的最真实的记录器。

魔法无边的孙悟空手持金箍棒在师傅师弟四周划了一个神秘的圈儿。任何人不得接近这个圈儿，否则，天打雷轰。

中国十一亿人口中的四周，也有这么一个神秘的圈儿。任何人不得冒犯这个圈儿。否则，枪膛炮口便会发出最严厉的警告。

呵，神秘的边境线！

在这条边境线上，发生过什么，正在发生着什么，将要

发生些什么？对此，十一亿人中，极少极少有人晓得。

作为一名军事记者，我有幸成为这极少极少的人之一。近十年的时间里，我在祖国的周边多次采访。每次采访，我都不忘去看看那些界碑、铁丝网，听听那里的风吹草动。多数情况下，我是在秘密状态下潜入到前沿的。

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没有可能亲临边境的同胞们，边境是怎么一回事。

一、神秘啊，神秘

1. 界碑·铁丝网·防火道

面前，是中国两万多公里长的边境线上矗立的一千多个界碑中的一个。

这个界碑矗立在中国和M国交界处的一个洼地里。洼地长满了芦苇。芦苇的生长是不管什么国界的，它的发达的根系在边境线两端互相渗透，纵横交织。然而它们生出的芦芽，却毫无疑问地成了不同的国家的财产。对对方的那些伸手可触的芦苇的任何折损，都构成了侵犯。

现在是秋天，芦杆摇荡，芦花高扬，把那个界碑深深地掩藏在一片汪洋之中。

在边防某哨所刘指导员的引导下，我们沿着巡逻哨兵踩出的小道，在芦苇丛中谨慎地摸索，终于，寻到了界碑。

这是一个高约1.2米的石桩。碑底埋在地下的部分由水泥浇铸得十分牢固，碑的上端则深深地凿有3行规规整整的字和数字。这些字和数都面向中国的大地。第一行，是两个大字——中国。第二行，是3个数字——142，这是界碑的编

号。第三行，是4个数字——1963，这是界碑设立的年号。

这么一个低矮冰冷的界碑，在我们心中却显得高大，威严。当它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我们都热血沸腾，几乎是扑过去把它抱住的。

“快，在这儿照张相！”

尽管我在不少边境留过影，仍然不肯放过这次留影的机会。在我觉得，在这儿照张相，与在天安门前照张相同样有意义。天安门是祖国的核心，而这里是祖国的最边沿。它们同样神圣。

我们一行五人紧挨界碑，沿着边境线一溜排开，每个人都谨慎地选择自己的立足点，以免脚后跟站到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上。虽然洼地四周是浩瀚的戈壁，对方的领土上没有任何人影，四周的芦苇又遮掩着一切，但我们仍然提心吊胆，多迈一步都会惊心动魄。

随行的司机小张有点大大咧咧。他绕到界碑的那一侧，说：“我抱着界碑照张相吧。”

这时他的双脚已经越过了边界。

刘指导员脸上明显地露出不悦之色，说：“过来”。这两个简短的字，语气并不重，声音也不大，却似乎具有千钧之力。小张伸伸舌头，触电般地迅速把身子缩了回来。

这就是界碑。这就是国界最明显的标志！

中国边境线上的界碑大约只有一千多个，不象内地人想象的那么多。

界碑最多的地方是中蒙边界，在两国之间四千多公里的边界线上，共树立界桩639个，678个。它们都是1962年至1964年经中蒙两国政府划定和标定的。

其次是中缅边界，共树立界桩北段47个号，南段244个

号，共 291 号，402 个。

中尼边界的界桩共编为 79 个号，实际树立界桩 76 个号，共 95 个。

中朝边界在白头山地区共树立界桩 21 个号，28 个；另在鸭绿江树立江海分界标志 3 个，在图们江的中国王家坨子岛和朝鲜每基岛的分界线上树立界桩 2 个。

中巴边界的界桩和分界点编为 20 个号，实际树立界桩 15 个号，共 31 个。

中老边界立界碑 23 个。

中阿边界的界桩最少，共 5 个号，5 个。

中国和另外一些有关国家的边界，有的从未正式划定，有的虽然在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中划定过，但从未正式标定，所以没有树立界碑。中越边界曾立界碑 310 个，但那是 1885 年至 1897 年经中法两国会勘确定的，目前尚有争议地区，过去的界碑有些已不知去向。

边界上的另一种重要标志，是铁丝网。这些铁丝网与人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样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它们架设在边境线上，就具有了某种神秘的色彩。它们是由纵横交织的铁丝拉扯成的一米多高的长长的网络。铁丝与铁丝交接的地方，有一些铁蒺藜，露着芒刺。

长长的铁丝网犹如一道长长的高墙，把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严格地隔开了。

铁丝网不是边界的所有地方都有。实际上，边界的绝大多数地段是空空荡荡一无所拦的。只是在一些重要地段，特别是交通要道上，才有铁丝网。在国门处，铁丝网还不止一道，往往由毗邻的两国各设两道，这就有四道。铁丝网之间，是人迹罕至的开阔地。这些地方的铁丝网都是经常修葺的，

保持着它的威严。

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种铁丝网。它们设在崇山峻岭之上，密密森林之中。它们一般是战争年代的遗物，已经有了很多年头。铁丝已经锈蚀，网络已经稀疏，支撑铁丝的木桩也已经腐朽，甚至横躺在草丛之中，一任爬虫去啄食。

我们在长白山东麓看到的就是这样残破的景象。这地方的铁丝网都是日伪满时期架设起来，被关东军用来对付苏联红军的。现在它们已经破败不堪，起不到任何阻挡作用。看样子，没有人修过它，也没有人准备修它。

走到这地方的时候，我们一行人中的一位地方同志突然想撒尿。

“让我撒到那边去吧。”他说着，边解腰带，边轻而易举地从铁丝网上跨了过去。

哗哗，一股细细的流水注在异国的土地上。撒完尿，他说：“算是留个纪念吧。”

接着，又有两个同志留了这样的纪念。

不过，作这种纪念的时候，他们虽然俏皮，却掩饰不住内心的惊慌。抛出的那道水注，时断时续，绝无往日的流畅。

在铁丝网中国一侧的山背上，是一条长长的防火道。这里的边界，是按照大山的分水岭即山脊划定的，山的那一侧是苏联，山的这一侧属中国。山上本来是连成一片的密密森林。防火道就是从森林中砍伐出来的一条开阔地。它宽有六十米，很长，沿着边界蜿蜒前伸，从高处望去，犹如一条舞动的长龙。每年秋季，边民们都要在边防部队和公安人员的监视和保护下有组织的到这里打草，以保持防火道的明朗和清洁。

防火道实际上又是一条隔离带。据说，开辟这条开阔地，

是为了保护森林，以防那边的山火向我国的森林蔓延。但不可否认，防火道也起着防人的作用。瞭望塔上的哨兵，正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这条开阔地上的一切。

2. 瞭望塔上

想不到这个小村庄距离边境线竟如此之近。按过去的话说，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

村庄南面几百米处的一个制高点上，矗立着S国的一座瞭望塔。整个村庄都暴露在它的目光之下，准确地说，都在它观察监视的范围之中。我们坐在村民的炕头上，透过窗子朝南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瞭望塔上正在游动的S国士兵。毫无疑问，那些士兵也能清楚地看到我们在院子里的一举一动，甚至可以看到我们在房间里的灯下身影。

“那边肯定已经有你们几个的照片了。”房东笑着说。他把S国称作“那边”。

“有这么严重吗？”我对此表示怀疑。

“凡是到这儿来的外地人，他们都拍照。”房东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是肯定的。

“他们知道我们是外来的？”

“咋不知道。我们村男女老少的照片，都在他们手里掌握着呢。就是谁家死了个老人，添了个娃娃，他们也记录着。”

房东的话不无夸大的成份。不过，对面那座瞭望塔绝不是摆设。这一点应当充分相信。

让我们登上中国边防部队的瞭望塔，朝S国也望上几眼。我方的瞭望塔设在村庄另一侧的一座高山上。塔身有五六层楼那么高，阶梯很陡，一气登上顶端还叫人直发喘。这个塔虽然没有S国的瞭望塔那么靠近边界，但由于地势很高，视野

相当开阔。

目光所及，看不到对面的任何村落。据说S国前些年辟出了二十公里无人军事区，原有的边境居民都迁移到内地去了。我们所能看到的，确实都已军事化了。离边界线很近的地方，是一条宽有几十米的松土带，它顺着山形蜿蜒伸展，酷似我方的防火道。如果有人偷越边境的话，便会在松土带上留下深深的足迹。

稍远的一个山坳里，有几栋营房，进进出出的都是些穿黄军衣的士兵，偶尔也露出一两个穿裙子的女性，相信那是军人们的家属。军营附近的一条林中小路上，游动着几个时隐时现的武装了的士兵，看来是去瞭望塔方向，可能是去换岗，也许是在巡逻。再远一点的山头上，有一架网状天线在缓缓转动，可以断定，那是一个军用雷达阵地。其它设施，都被茫茫丛林遮掩住了。那些树林与我方的树林并无二致，但一草一木，都让人觉得隐藏着许多秘密。

回首望望我方的大山，那密密的草丛之中，那裸露的岩石之下，也似乎都埋藏着什么秘密。据老乡们说，这些大山，有不少是已经挖空了的，里面有四通八达的要道，连接着一个又一个巨大山洞。山洞里有指挥所，有武器库，甚至还有坦克车。但是洞在哪里，入口在哪里，谁也说不清，几十年来一直是个谜。那是日伪时期，由日本占领军抢逼大批劳工修造的。修这些洞，只见人进去，不见有人出来。劳工们修好山洞便被枪杀。与武器一道埋在山洞里。

这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并非没有根据。在边城满州里和海拉尔一带，我们也听到了这样的传说。而且，这种传说已经基本得到证实。

在这里，一座座坍塌的碉堡，犹如无头的怪兽颓然蹲伏

着。淤塞的反坦克壕、交通沟以及错落有致的掩体四处可见。树丛密集的地方正是洞口的隐蔽处。洞口钢筋混凝土的厚度几达一米。沉重的密封门厚约 25 厘米，四周镶以角钢。里面有将军室、弹药库、医疗室、饭房、储电室等等。从清理出来的一段看，这个地下工程规模之庞大、建筑之复杂、设计之完善令人惊诧万分。这座费时十载、用中国劳工血肉之躯筑成的地下要塞，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谜。它的规模、设施，它所投入的总劳力以及施工情况，都严密地封锁着。唯一找到的一个见证人说，里面又是一个杀人灭口的“万人坑”。

那么，在边界那一边的山岭里，是否也有这样规模庞大的地下要塞呢？

当我们站在高高的瞭望塔上，望着这些历史的战争遗物，望着形成军事对峙的那一边的山林，联想起那些神奇而现实的传说，心里总有些叫人感到扑朔迷离的感觉。

一切都是那么宁静，一切又都那么神秘。

并非所有的边界都有瞭望塔。在中越边界、中印边界，我们就没有看到高高的瞭望塔。在这些地方，代之以瞭望塔的是些明碉暗堡。这些碉堡或隐蔽在嶙峋怪石之间，或牢筑在山头之上。士兵的活动都限制在掩体之内。边界那一边，也没有瞭望塔，也是些明碉暗堡。在有的要塞，双方的碉堡相距只有十几米的距离。站在这一边，常常可以看到那一边伸出来又缩回去的半个脑袋，眉毛、鼻子都看得一清二楚。叽哩呱啦的说话声，也听得清晰，只是不知道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

3. 高倍望远镜里

边防部队的前沿观察哨，都使用一种高倍望远镜。这种

望远镜有一挺机枪那样大，碗口那样粗，形状与天文台那种观测星象的望远镜很相似。它沉重地坐在一副坚实的三角架上，长长的镜头伸出观察窗口。

这种望远镜观测的距离是肉眼的几十倍以至上百倍，从中能够瞭望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边防战士象天文学家在苍茫天体观察流星一样，用它捕捉境外的任何一个可疑目标。

对我们这些出于好奇才来这里的人来说，站在高倍望远镜前，就不是捕捉可疑目标了，而是为了望一下境外那片陌生的世界。

我们能够看到些什么呢？

在中苏边境东段的一座高山上，我们把镜头对准了苏联在远东的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这是一座港口城市。山水相接的地方，座落着大片大片的房屋，其中有许多尖顶的建筑。城市的南面，是日本海的大彼得湾的苍茫海面。海面上游弋着军舰。天空中飞翔着飞机。据说，那里是一个很大的军港。港湾停泊着巨型航空母舰，水下藏匿着无数潜艇。

对中国人来说，镜头中的这个城市，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作为海参崴，是熟悉的，它本身就是中国人起的名字。作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又是很陌生的了。在中苏两国互相敌视的二十年中，这座城市及其港湾里发生的一切，对中国来说，都是很敏感的。我们随时都可能感受到它的某种威胁。

而在中朝边界，从丹东市和图们市瞭望一江之隔的新义州和南阳，我们就没有这样的感觉。中朝边界的气氛，是十分祥和的。

在中越边界，我们瞭望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我们把镜

头对准二十公里外的谅山。越南的这座北方城市，几乎是一片废墟。这是1979年的边界战火留下的遗迹。望着那些残垣断壁，我的耳畔便响起轰鸣的坦克声、隆隆的炮火声和愤怒冲杀的嘶哑呼喊声。

把镜头收近些，我们瞭望对面五公里外的同登。同样是一片战火后的废墟。可以看到断墙下的一堆堆碎砖残瓦和断墙上烧焦了的窗棂，它似乎依然弥漫着硝烟。

“那里有越南的一个炮群。前几天刚来的，我们观察到了。”哨兵对我们说。

我赶紧转动镜头，在那些断墙边仔细捕寻，但没能看到哨兵说的炮群。

“怎么看不到呢？”

“就在东边的断墙旁。”

“还是看不见。”

“昨天还有。肯定是隐蔽好了。”

我不能怀疑哨兵的情报，只能抱怨自己的眼睛。同时，有点胆怯了。如果那个炮群开火，我所在的山头将是第一个轰击目标。

把镜头再收近些，我们可以看到些富有生活情趣的目标。一座密林覆盖的小山下，呈现一片碧澄的水域。一个人坐在橡皮划子上，在水面缓缓划动。据说，这是饥饿的越南士兵在捕鱼吃。一忽儿，划子和人都不见了。据介绍，山脚下就是一个隐蔽的洞口。

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从镜头里发现几个年轻的女性。她们来到水边，脱下身上所有的衣物，赤条条地跳到水里去。她们快活地游水，互相还打水仗，白净的身体四周溅起高高的浪花。这就是他们的女兵？或者，是劳军女郎？我们的观

察哨兵，经常可以看到越军中的神秘女性。

在中蒙边界，望远镜里呈现的一切，就叫人感到索然无味了。面前是浩瀚的戈壁滩，没有一棵树，甚至见不着一丛草，到处是灰褐色的砾石。更远一点的地方，是起伏的阿尔泰山脉，山上也是光秃秃的，没有一点绿色。镜头里的世界空空旷旷，色彩十分单调。很难想象，哨兵们年年月月对着这片戈壁滩枯燥无味地瞭望，日子是怎样度过来的。

翻开哨兵的观察日记，我们看到厚厚的大本子里，记录的东西千篇一律：

×月×日，1号公路，一辆吉普车向南行驶，40分钟后目标消失。

×月×日，1号公路，一辆吉普车向北行驶，30分钟后目标消失。

×月×日，2号公路，一辆卡车由北向南行驶，20分钟后目标消失。

×月×日，2号公路，一辆卡车由南向北行驶，25分钟后目标消失。

.....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所能观察到的永远是这些，仅仅是这些。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色彩，这真是太单调、太枯燥了。

不过，对观察哨的战士来说，就不能认为它是单调的。那辆车为什么南去呢？另一辆车为什么北去呢？是军车呢？还是民用车呢？如果是军车，运粮呢，还是运兵呢？目标为什么消失了呢，是拐到岔路上去了，还是有意隐蔽起来了呢？

.....

这都是谜。

这些谜够你猜测一辈子。

二、神秘中的恐怖

4. 处处埋忠骨

内地人到边境线来，尤其是到不断发生边界冲突的地段来，总会感觉到一种恐怖气氛。那一片神秘莫测之中，蹲伏着死神的影子。

在中越边境，这种感觉格外强烈。

一座烈士陵园，又一座烈士陵园。在漫长的中越边界，我们看到了数不清的烈士陵园。

与其说是陵园，不如说更象一座座陵山。这些陵园大都依山而建。一座座坟墓、一块块墓碑，鳞次栉比地从山脚一直排到山顶，远远望去，象一片石林，又象一山白骨。在这白色的强烈映照下，四周的青山绿水都失去了颜色。

任何路过陵园的人，都禁不住朝它久久回望。如果方便的话，都会走下车来，迈着沉重的步子，朝那些坟墓走去。面前的坟墓，一座紧挨一座，前后左右的距离都是一致的，坟前的墓碑也排成了一道道直线，有如烈士生前的整齐队列，有如部队战前的庄严阵容。

这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战斗曾经有大量死伤。对此，人们是绝不会怀疑的。

陵园是静穆的。静穆的出奇。但在这一片静穆之中，人们分明听见了炮弹的呼啸和枪弹的嘶鸣。边界，永远和枪炮